

翁同书的军旅藏书事迹

唱春莲

翁同书字祖庚，生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是清代大学士翁心存的长子。受家庭的影响，翁同书自幼用功读书，勤奋进取。然而他的一生，仕途多舛，命运坎坷，远不及父亲和弟弟翁同龢声名显赫。道光二十年（1840），在经过多次会试失败后，翁同书终于进士及第。早年就潜心于经史之学，并小有成就的他，自此更把注疏考证，博学多识，皮藏典籍看作人生一大要事，同时也希冀在仕途上能发挥所长。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翁同书在他年届四十四岁的时候却被推上了弃文从戎的道路，一路走下去，直到五十六岁辞世。

清咸丰三年（1853），翁同书任贵州学政两届期满，于正月间携家眷启程回京，准备新的任命。途经四川成都时，接到朝廷谕旨，命他立即赶往扬州江北大营报到，辅佐琦善管理营部军务。此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已经攻克南京，扬州也正处在情势危急当中。清政府派钦差大臣琦善先期到扬州城外设立江北大营，指挥朝廷军队与太平军作战。翁同书本为一介书生，接到传谕后虽然深感诧异，但还是回复遵命赴任，在安顿并送别妻儿家眷回京师之后，只身奔赴江北大营前线，开始了日后的军旅生涯。

初到江北大营，翁同书被任翼长，转侍读学士，军中的章奏、檄文全都由其拟写，也亲临前线督兵作战及处理其它诸如征兵调饷等军务。在扬州江北大营的六年间，屡有出色表现，不断受到朝廷嘉奖。咸丰四年（1854）曾“蒙恩赏戴花翎”。六年“秋，予擢詹事。冬赐御书福字，并文绮食物，至是岁以为常。”七年，“蒙恩赏穿黄马褂以侍郎候补。”在军务之余，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会沉浸在经史典籍之中，展卷诵读，丹黄校阅，称此时的自己是“茗杯芸香，戎机不废”。在给父母的信中，曾这样写到：“戎帐狭窄，几间除军事簿务之类外，无置茗碗处，卧室内除书籍外，别无他物。”“男体甚佳，每战必亲督阵。平日戎事无废，而讲诵不辍，如张口明窗大几展卷观之，亦一乐也。”他一边读随身带来的书，同时还利用各种渠道广泛搜求古籍。扬州，古称广陵，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明清以来藏书、刻书者很多。虽经战乱，民间习文之风丝毫不减，书肆及书贾活动如常，这无疑给爱书如痴的翁同书以极大的振奋。在开始的几年里，他用自己的薪俸购置大量古籍，其中不乏宋元珍本。咸丰六年春，驻地遭遇太平军的集中围剿，很快被攻陷。接着是扬州城失守，情势十分紧迫。翁同书整日忙于军务，无暇顾及其它，致使个人物品损失惨重，最令他痛心疾首的是辛苦搜集的大量古籍珍本被浩劫一空。咸丰六年五月初一日在给五弟翁同爵的信中曾这样写到：“兄于前月十五日移营蒋王庙，规模齐整，所居茅屋两层，颇似公馆，几不知是军营。昼则旌旗环布，夜则铃柝相闻。廿三日，则弃三汊河而遁。廿八日，亲督马步军攻瓜洲，一日再攻而不能克。……兄衣箱尚在，只是一些用物皆失去，尤可惜者，所蓄善本书数千卷具付劫灰矣。”在给六弟翁同龢的信中也提到：“兄辛苦所蓄善本书十余簏，画十余轴，绛帖六册，汪退谷诸公真迹尽付劫灰，而宋版《周礼疏校本》、《经典释文》尤可惜，恐天壤间无别本矣。”

为避免辛勤搜集到的典籍再遭不测，他不得不利用有人进京的机会不断将收藏到的书籍及时寄往家中。咸丰七年四月十八日，托同僚寄往家中两只书箱，分赠给父母、兄弟、儿子等，从现存的家书和所附书单中得知，这次共寄往家中的两箱古籍达六十余种四百余册，经、史、子、集各类都有。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写给六弟翁同龢的信中说：“寄上《文选举正》二册，以供严父浏览。手批《孙卿子》并手标《庄子》二种，皆与源郎。《重续千字文》与松郎。《篆法辨》与筹郎。《笔录》二种，六弟留阅可也。”咸丰八年五月十四日给父母信中写到：“呈上宋版韩集六本，恭请两大人颐安不庄。”咸丰九年五月十二日写给父母的信中提到：“兹乘折差之便，寄上《思适斋集》、《碎金词谱》、抄本《素问要旨论》、《刘涓子方》，暨元刻《尔雅》各种，伏乞照收。”可以想见，虽然环境艰苦，又经历兵燹的毁弃，但他求购、点勘古籍的信念丝毫不受影响，反而促使他更加不遗余力的收藏和保护，现存的翁氏藏书，都是这个时期收藏和保存下来的。

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中，翁同书的藏书多有题跋校记，记录了读书、藏书的心得和收获，从中能够感受到他对读书和藏书的执着态度，也折射出这些历经战火风烟洗礼的宝贵文献的得之不易。咸丰六年（1856），他曾得到清刻本《王黄州小畜集》，一直带在军中。不料，当年的战乱将他所藏宋刊元抄悉付煨烬，此书也在劫难逃。不久，又有书贾拿一部此书的抄本出售，当看到此本“首尾独完，末有康熙年间西圃居士苏继轼手跋，盖从锡山剑光阁华氏录出者。点勘精审，在近刻之右。”于是毫不犹豫的购买下来，细心研读。咸丰七年，于扬州仙女镇购得抄本《文选举正》一书，此本经著名校勘家顾广圻校勘，非常难得，而此时他正在利用军务之余的时间编辑《选学丛书》，得到此本后“朝夕把玩，又以是册细字草书添点注涂乙卒不易读，乃属同邑周大令镇别缮样本，而令袁江、李镇安以楷书重录。”并于咸丰七年秋季将重录本寄到京邸家中，信中指明“寄上《文选举正》二册，以供严亲浏览。”父亲收到后“见而爱之，恒鐫藏秘笈”。这部寄到家中的重录本得以保存至今，而编好后的《选学丛书》本及原本却都毁于兵燹。在幸存的这部书中，翁同书泣泪书写跋文，跋中叮嘱六弟翁同龢要好好珍藏，以待日后刊行。又有馆藏《今水经》一书，是咸丰七年翁同书抄本，此书的命运也可谓一波三折。先是刘星房借翁氏藏本抄录，上有翁同书参校群籍后的校勘笔迹。翁氏藏本遭遇不测失去后，又从刘氏抄本转录一部，此书的曲折经历被翁氏记载于书后跋文中。馆藏明抄本《隶释》两部，都是当年翁同书在扬州军营利用闲暇时间购买所得。其中二十七卷本曾经清代著名藏书家吴焯校藏，每卷皆有吴氏手跋，第十一卷末的跋文写于雍正二年（1724）夏季：“卷中杨著碑字绝奇。雨声淋漓，桐华飘萧，披校终卷，夜漏三壶。夏月二日，鱼睨轩。”一百三十三年后的同样一个雨季，得到此书的翁同书在军帐中捧读校罢此卷后写到：“昨夜大雨如注，急呼帐下健儿秉烛嘱捡书，毋令漂去。此段风味不知较鱼睨轩中听雨时为何如也。”卷十四末又有吴焯跋：“甲辰中元后三日，禾兴旅次，是夜大风，海啸，边海亭场漂没，东南异变事也。”翁同书跋其后：“丁巳四月十九日午刻，与德滋园都护督队进攻瓜洲，登八里铺炮台，用远镜望贼营危楼坚垒，显然在目前也。归后疲极，校此卷。”相隔一个多世纪的两位藏书人在同一部书中题写的跋文，自然气候相同，而境遇和心情迥异，读来令人慨叹。另一部《隶释》二十一卷本，翁同书跋题：“此本与吴绣谷焯手校《隶释》俱得之广陵市中，皆名流插架之珍，而延津剑合，犹愜所原，后之人勿易视之。咸丰丁巳五月十一日常熟翁同书识于扬州蒋王庙军营。”以后这两部书都寄给了六弟翁同龢。多年后，翁同龢手抚此书不无感喟道：“吾兄文勤公得此于邗上，以寄其弟和京师，龢受而藏之，与吴尺凫校《隶释》同度一篋，数十年来未离左右。昔洪文惠著书，其弟迈序之，谓其视黄金百如涕唾，获一汉刻即摩挲不置。吾兄在军中亲冒炮石与贼徒争顷刻之命，稍暇则铅槧不去手。凉秋九月，御单布袍弗恤也。此其意与文惠相仿佛。……”睹物思人，翁同龢将对兄长的思念和崇敬心情都倾注到笔端，记载在这部书中。

在扬州军营的几年里，翁同书收购最多的要算是扬州藏书大户秦恩复的藏书了。秦恩复，字近光，号敦夫。读书好古，曾得到著名鉴藏家顾广圻的称赏，藏书数万卷，其后人不能守，逐渐散出市上。翁同书竭尽所能购买，在寄给家中的书籍里，有一部清抄本《平庵悔稿》，从此书的跋文中可以进一步了解翁同书得到此书的缘由及读书、爱书的程度。跋称：“此编乃余秋室先生从《永乐大典》录出，知不足斋鲍氏录其副。江都秦敦夫先生笃爱异书，又从鲍氏传抄。自扬城再陷，秦氏藏书尽失，往往见于葱肆饴担，间有拾以来者，余必以厚直收之，是亦其一也。下册稍有涸烂，因令人稍整治之，而漫记收藏之岁月，使后之人知撰甲行间者尚知宝贵古籍如此，若明窗净几，日长无事，束书不观，殊可惜也。咸丰七年二月朔翁同书跋于邗上军中。”清嘉庆十三年秦氏石研斋抄本《雪山集》十二卷，书跋：“此本出李南涧家，与《永乐大典》本不同。秦敦夫先生校正精抄手跋其尾，当时珍秘可知。”“予先后收得秦敦夫藏书数十种，内多敦夫手校，识其手迹，此通部皆其所抄也。广陵被兵后，其书幸脱劫火，乃其后人不能守，悉鬻诸市上，能无慨叹。咸丰七年三月翁同书。”除此两本外，已知现存翁氏所收秦氏藏书还有：清抄本《李元宾文集》五卷、清咸丰六年翁同书抄秦氏藏本《大宋宝祐四年丙辰岁会天万年具注历》一卷、清抄本《新编梦梁录》二十卷、清抄本《古今姓氏遥华韵》甲集十卷乙集十卷丙集十一卷丁

集十卷戊集十一卷己集八卷庚集十卷辛集十卷壬集八卷癸集十卷、清抄本《龙洲先生集》一卷、清赵氏小山堂抄本《林同孝诗》一卷等。

处在艰苦的战乱年代，翁同书以极大的热情和执著的信念广搜博采，秉烛校读。他的藏书印章中有一枚印文“祖庚在军中所读书”，为这位爱书人留下了特定时期的读书印记。在购书、抄校书过程中，身边许多人也给予他很大帮助。清咸丰六年，翁同书得知刘庠新收一部曾经著名藏书家朱彝尊收藏的《大宋宝祐四年丙辰岁会天万年具注历》。于是，找到当时军中有文才的陆某影写了两部。此事被他记在该书的题跋中。兴奋之余，还题诗其后：“六日七分占风律，五更三点忆鹑行。腐儒不晓畴人术，独爱残编发古香。推步相承夜子时，鄱阳博物尚然疑。世人算漫轻灵宪，除是张衡若个知。”“六百年来十丙辰，摩挲残历岁朝春。能令异代抄书客，尚想当时对策人。科目只因名节重，忠肝验取性情真。书云侯日浑闲事，圣瑞应知识凤麟。”一百五十卷本的清抄本《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首有仪征相国进书时所纂提要，翁同书特请军中幕僚李镇安书写于卷首。又有清抄本《李元宾文集》一书的跋文，翁氏写到：“维扬被兵之后，故书雅记散掷市上。有甘肃督标骑卒陈锦者，见旧抄精刊辄能识别。有学士大夫所弗逮者。先后为予购得何义门手抄《众妙集》，陈东庄手录乃父少章《文选举正》底稿，瓶花主人吴焯手校《隶释》，竹谿手跋《隶释》，皆可宝玩，此册亦其所得也。”从中不难看出对陈锦的赏识和感激之情。咸丰七年，在驻军附近的仙女镇购得《文选举正》，鉴于书中有前人草书点画纷杂，于是请军中同乡周镇重新誊写，再由袁江、李镇安二人楷书抄录，书后题跋详记始末，为后人了解此书版本提供了最直接的线索，版本确定为清咸丰七年周镇抄本。

据今可以查到的资料表明，于乱世中搜购，在枪炮声中抄校，翁同书在扬州江北大营从军的短短几年时间，辛勤收藏的珍贵典籍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如果包括在兵火中毁弃的藏书十余箱数千卷，加之分别几次寄往家中分赠家人的近百部宋、元、明、清抄本、刻本，其总量该有数千册上万卷。如今，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中珍藏的翁同书藏书，多数是当时寄往家中得以保存下来的那部分，其卷帙的整齐与书品的完好程度，令人叹服。而此后几年，战事频仍，军政内部也多起事端，加上所处地域的限制，他的藏书活动很少，或许正如咸丰十一年（1861）他给父母的家信中所说：“当此云扰之际，以军务为重，以官声为先……男素好读书，今以此精力全用之公事矣。”自扬州江北大营之后，翁同书转任安徽巡抚并帮办军务，后移师寿州。同治元年（1862），遭两江总督曾国藩弹劾，一度入狱。第二年改判戍边新疆，后又转派宁夏，为军营效力，直到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军中病逝，走完他人生最后旅程。

翁同书以其学识和文才而藏书，往往富有见地，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按说在翁氏这样一个几代书香世家之中并不希奇。然而，他的这份遗产是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历史年代于炮火硝烟中被抢救保存下来的，其意义和价值就显得不一般了。他的仕途之旅，他的功过是非，都可以任由后人评说。然而，就其孜孜以求的读书情结和始终如一的藏书信念，确实无愧于“文勤”这个身后被授予的谥号，因此拟撰此文，彰显这段不平凡的藏书经历。